

大明太宗皇帝御制藏經贊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

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

義者尚矣自其言流于中土翻

譯其義以化導群類非上根圓

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

者或寡矣天治心

道心也者虛靈明

該貫萬理而無所

多聞必由於藏海

於一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

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末世之

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

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

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

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

佛

藏

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下界一切

生靈均沾無窮之福如是功德

有不可名言若夫世之由迷惑

真交纏故業茫然而莫之所歸

者不究竟於斯亦莫能得其體

而返其真也推是心以濟拔流

來慈悲之

于卷首且

贊以願轉

如來演義諦

世界恆河沙

化導於群類

有漏諸微塵

歷阿僧祇劫

迷妄執空華

一切了明徹

有一弗徹者誓不成佛陀

我今念眾生是故廣演說

深心奉塵刹俱願澄菩提

上報二重恩下濟諸途苦

昔登無上覺欲漏盡消除

成就勝妙心以拯諸末劫

廣此密因義布施於竺乾

頻伽大梵音

如十方擊鼓

有耳皆獲聞

堅固無動轉

世尊為證明

功德不可說

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

第五五册目錄

續高僧傳續前	(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一)	阿五——衡十		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十卷	唐惠立撰彦悰箋補	(奄一——十)		一五四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讚寧共智輪撰	(宅一——阜十)		二三五
法顯傳	一卷	東晉法顯撰	(微二)		五一六
比丘尼傳	四卷	梁寶唱撰	(微二——三)		五三〇
十門辯惑論	二卷	唐復禮撰	(微四——五)		五五一
甄正論	三卷	唐玄嶷撰	(微六——八)		五六三
破邪論	二卷	唐法琳撰	(微九——十)		五八〇
辯正論	九卷	唐法琳撰陳子良注	(旦一——九)		六〇二
護法論	一卷	宋張商英述	(旦十)		六八八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玄奘譯	(孰一——十)		七〇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阿五

唐釋道宣撰

習釋六本傳十三人附見一人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傳二

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

蒲州栢梯寺釋曇獻傳四

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

江州東林寺釋道暉傳六

荊州四層寺釋法顯傳七

荊州神山寺釋玄英傳八善

蒲州般若寺釋惠仙傳九

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

衡州霖落泉釋僧倫傳十一

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十二

丹陽沙門釋智嚴傳十三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

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政療無微夜中宴坐數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為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

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寧國寺常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眞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成集釋涕

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觀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撮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

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

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為但閉房不出行住坐卧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為常事不用倫言犬乃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

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群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釋室召而處之還即拈開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為卧倫也有

興善繫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卧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逐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餒水無依無主不立邪本性清淨察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

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諸者相續而機緣不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執見見我為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如此眾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

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闕在已到屈膝死後遽條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

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慈法師慈道會習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為己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遊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

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

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敬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

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于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

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廬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題寺

目為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武道喪墮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儀無缺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

一佛興世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縑素翹誠始欣有奉彫造未畢而昌遽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為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不日而就兩寺圍遶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

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卯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

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屍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寘于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釋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緣州歷縣紛躓不

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

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殲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空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

沉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

滯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漿衆斯賤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屈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判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

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選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厥親焉

釋道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迹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丘山遺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居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首塵山

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存錄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閭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

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寶實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

亂地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不亡有顓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顓隋場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風

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鐘暫扣已傳秋駕顓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親奧盡斯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荇羅戎火

餒殘相望衆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
旦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求莫之能獲自
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
凶威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
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
生之秘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
尺八部圍遠彌天之所造也其實冠華帳供
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
燈獨熾燄高大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
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
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清定水矣而
一生潦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
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
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
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
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
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
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
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衣有白雲亘星
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

及葬巖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荊州都
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
銘之于彼
釋玄奘姓劉南陽人早修聰行見稱鄉邑弱
冠成婚妻少而美然奘貞誠清拔志高蹈視
如韋囊情逾厭離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
肆道有空俱涉未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
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
伏聞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
坐不卧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謁明稜法等
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
日遷神山谷時襄部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
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
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
門廓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網總
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焉
淫祀普因乎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
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
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

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
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
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
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
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佳處衡要九
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
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
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
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締
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
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
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
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
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
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
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
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
像來入房者曰吹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
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
歷劫因緣遂卧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巨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四天。親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賴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教釋教。所以綿祚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鯉惡厭。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

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膻。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

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甥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

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

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閣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今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音。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

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誦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問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誦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

里。未至。疲卧。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微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

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齋爾許可爲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齋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大餘服夫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閉合郭咸集曰閤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慟哭寺中連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流入澗澗水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埤浮圖高數十丈裂開數寸又有隻鴉不知何所向靈鳴叫伏地不去葬時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

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往雨華木隨靡至山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二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污穢朽腐之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何以若此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幡翔其左右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日恒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幡夾之歎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與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草

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禮二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偽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既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

乃迴心剝剪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觀而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虫爲偶無所驚擾利州道禪師素交既久請入劔閣北窮腹山徒侶十餘脅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若

楚巨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卅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異之知有速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畧勇過

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爲虎賁中郎將雖身任軍帥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流囊所往之處流水養蠶以爲常事及僞鄭之在東都黃公襲行征伐相陣間將應募者多黃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僞鄭大將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刺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刺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頸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禁官之若雲遂棄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至薩雲願持捨怨無相撓擾既山巖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異僧身長丈餘安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照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

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惡獵者悟之所獲並放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緯麗州刺史閻丘胤威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旣囑山崖疎峻鳥獸鳴叫謂巖曰卽將殯邪何爲住此答曰我殯欲醒君殯正發何由可救汝若不殯何爲追逐聲已規度榮位至於清獎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非殯如何唯佛不殯自除階漸真觀十七年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爲

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周通故俗聞者毛豎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徒石頭城廩人坊住爲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爲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廬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音釋

勝于況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遜達求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恩谷切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切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名賜視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癩狂病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吹也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嗽音嗽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下

阿六

唐釋道登撰

習禪六之餘本傳七人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晉明僧秀

潤州牛頭山門釋法融傳十六

衡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鸞傳十八

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實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為聯類佛教兩用踈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

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起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斬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為鬼神受戒莫敢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為吾殺生愍爾愚癡且恕汝命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發州二人同載績麻為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今素不信嫌伏動眾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牀眾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赦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徵二

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眾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蟲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崖顯慶五年行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既久忽告

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開掩乃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

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甚盛至夏大發昱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

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過一大德形神慈速持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諸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

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晝夜尅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現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

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其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婆娑寺南五六里魯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取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

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裔禪師者住欣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禱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數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

入茅山依旻法師剝除固羅服勤請道吳譽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具荃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推乃疑心宴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欿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泰道憑於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拂聲脚蹴

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則朽壤驚泉取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歲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三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聲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歇謂

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官僚軫結二十七日寔於雞籠山幢蓋笏簫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婢媵乃逃隱茅岫吳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燬燼嗟乎回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開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聞藏給於即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畧粗畢還隱幽

四開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用車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推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呬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遣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

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辭初武德七年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別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秦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實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畧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微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傍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利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

家遂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夷析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不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浩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諧會瑟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實斯人矣時有高座寺豆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救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感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運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導承亘良久憮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瑣

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喜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詠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坐控舉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停米於是二德嗟詠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頰頰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有肘絕綿動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輒慈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嘗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誚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

昔如來說化加誇沸騰或殺身以來誦或繫行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谷逆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犂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眄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津之交貿曉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縱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

棟巖室風窻孟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末終前忽有異香縈於巖室氛氲三日衆不惻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爲岡人形長八尺儀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嫗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

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擡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

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

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
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
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
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
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
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
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
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
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
有知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

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
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
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
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
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
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
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
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今合城同時合

聲須更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
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
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
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斬州
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眾造寺依然山行遠

見雙峯有好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
來遶並為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
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
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為吾造塔命將不
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眾人曰和

尚可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
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
忽見天地闇冥遠任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
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
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
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
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
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
二十五年眾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

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
無偶後至蔣州嚴禪師所一經十年諸請禪
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
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
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恍恍如人割斷因落

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
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
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
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
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為先不久旋返云往

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遠在二十卷內今
竹堂校勘合在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遊覺
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
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
味不殊莫非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若樂終是
輪迴諸界未曰決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
畧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
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羸
妙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

自釋教道東心學唯勘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鑒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栖結眾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群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續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富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

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材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等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像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叙曰原夫正像東設故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巨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流為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基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焉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繞數攝持皆耽

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年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卧群聖同美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成論明詰斯可師之世有定學立傳風教同

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體亂為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屬於屑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者眾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群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信實寶重之冠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

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磨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屬精蓋少審其慕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獨懷念